

說部叢書

第二十八集
第十編

歷史小說

西班牙宮闈瑣語

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

西班牙宮闈瑣語

記得前年跟我哥哥（西班牙國王）到本國南部去。聽得人說塞維里（Sevilla）位紳士有一隻南美送來的鸚哥。能說皇后萬歲。紳士稀罕到什麼似的。但是不多時我國就革命了。把國體改做共和。這鸚哥那里知道。仍舊喊着皇后萬歲。須知當時這四個字擺在嘴裏。非但不討好。可是犯忌諱的。紳士就把他關在一間屋子裏。親自去教他說共和萬歲。好一個聰明。不過的鸚哥。不多時居然能說共和萬歲了。但是他的記憶力很強過了許久還是不忘。記皇后一個不留神就順口說了。皇后萬歲。紳士又用了許多工夫。好不容易纔專說共和萬歲。偏偏不湊巧。不到幾年又鬧出二次革命的大風雲來。把共和推翻改了。君主政體。這時一般臣民都趕著說君主萬歲。共和萬歲的一句話。又不時髦了。紳士只得重新把鸚哥關起來。拚著工夫要牠說君主萬歲。鸚哥摸不著頭腦。一時變不過來。紳士十分著急。不免用了些強迫教育的方法。過了一會子就把那鸚哥麻煩死了。咳！這聰明可貴的鸚哥還不如

2w1869/14

能。鳴。的。雁。往。時。中。國。田。舍。人。家。有。兩。個。雁。一。個。能。鳴。一。個。不。能。鳴。主。人。就。吩。咐。先。殺。不。能。鳴。的。畢。竟。能。鳴。的。多。延。一。刻。殘。喘。偏。他。不。幸。來。到。我。國。又。丁。著。政。海。風。雲。變。幻。不。測。的。時。代。因。爲。有。了。說。話。的。才。能。反。活。活。斷。送。了。性。命。這。不。是。我。生。不。辰。麼。

我爲什麼記起這一件故事來呢。因這鸚哥的慘史。於我極有關係。他念念不忘的。皇后。就是。我。母。親。以。薩。伯。第。一。Isabella。他。學。不。來。君。主。萬。歲。一。句。話。因。而。送。命。這。君。主。就。是。我。的。哥。哥。亞。方。朔。第。十。二。Alfonso XII。我。們。從。千。八。百。六。十。八。年。出。亡。到。千。八。百。七。十。四。年。歸。國。就。是。那。共。和。的。緣。故。當。時。皇。族。中。人。被。禁。錮。在。一。處。雖。然。宮。室。華。美。服。用。奢。華。舉。動。却。絲。毫。不。能。自。由。那。日。子。難。過。比。脫。倫。克。男。爵。Trenck。難。堪。得。多。簡。直。同。監。牢。裏。囚。犯。一。樣。而。且。疑。神。疑。鬼。惟。恐。怕。遭。人。暗。算。要。嘗。嘗。牽。機。藥。的。味。道。這。精。神。上。苦。痛。可。想。而。知。了。所。以。被。逼。不。過。三。十。六。策。走。爲。上。策。不。得。已。做。了。亡。人。當。時。我。不。知。道。這。種。委。曲。心。想。我。們。住。的。穿。的。吃。的。都。還。去。得。也。就。罷。了。偏。要。避。難。似。的。奔。波。很。是。覺。得。詫。異。

我國第一次革命是一八六八年。就是鸚哥交惡運的時候。我那時還是小孩。不識不知。不懂他們亂的是那一回事。好在聽人家說起來。似乎我既生在貴冑人家。那革命事件不足擾亂我的心緒。因為幾千年歐洲各國的王位都是幾個人家。世襲父終子及。一代一代傳下去。社會承認他法律保障。他把那帝王的座椅當做家產。各國都是一樣。王族中人出世就是貴人和富人的兒子。出世就是富人是一樣的。比著尋常百姓總要高著幾級。他們一開口就自負是王家血統。皇族的血是貴血。其餘都是賤血。因為這血上頭分了貴賤。這婚媾上頭就劃了界限。皇族只是和皇族結婚。就是君主政治不善。或民心不歸附。他以致被廢。那繼位的君主仍舊須是皇族的血統。就國家變了共和。皇族與別國君主總有姻婭關係。所以君主可以失。去尊榮。皇族不至變易地位。我于第一次革命照例的吃飯睡覺。雖然被禁在籠子裏。沒有像鸚哥那麼不幸。就是皇族兩字的庇蔭了。我母親當時挈著兒女離了祖國。到了巴黎。借法國的東宮住了。

Palais de Castille 承蒙法國皇子拿破侖第三

Napoleon III 把待國皇的禮待我母親。遇著大典或是大講會。我母親常常周旋其間。仍舊不失一國皇后的體面。那拿破侖第三。常常和我哥哥姊姊一起頑耍。我因年紀太小。同他們合不來羣。後來普法開戰。普國兵來圍巴黎。我正患著麻疹。他們用氈毯把我裹了。逃往諾爾曼省。Normandy 途中還看見德國武裝的兵士。如今追憶起來。人生數十寒暑。就像白駒過隙。我如今雖然仍是皇族的身分。重提往事。原不同白頭宮女零落龜年。但是時過境遷。却也不堪回首。不免先將小時情狀敘述一番。

我從那一年起。自己纔有知識。原不能指定。只是我的性質。從小是善反抗的。第一次表示這特性。就是戴耳環。皇族最要緊的門面。是服御珠寶。所以穿耳是第一要義。穿了耳。掛著雪亮的金剛石。賽過掛了一塊皇族的招牌。但我覺得這件事。妨害我身體的活潑。滿肚皮不願意。這就可見從小不受裁抑了。我又喜歡出門頑耍。偏有許多繁文縟節來拘束我。心上很是厭惡。不道常常反抗。却習慣成了天性。我們

孩子們在宮中頑耍。左右不過幾間屋子。而且保姆步步守著。事事干涉。有時我們到樹林裏去。他們也跟著。偶然遇著平民家小孩。同他講話。保姆就要干涉。不是公。主。體。制。其。實。什。麼。體。制。不。體。制。不。過。他。門。要。在。母。親。面。前。獻。勤。所。以。格。外。瞎。小。心。罷。了。我。想。天。下。最。可。惡。的。東。西。無。過。于。這。班。老。婆。子。不。知。香。臭。晚。上。還。要。伴。著。我。睡。覺。我。恨。得。什。麼。似。的。常。常。同。他。們。嘔。氣。宮。中。祇。有。一。個。天。井。有。一。個。池。塘。夏。天。放。魚。在。池。裏。裝。做。漁。翁。樣。子。冬。天。就。在。上。面。跑。冰。這。算。是。我。得。意。之。作。但。是。面。積。很。小。不。到。兩。步。就。上。了。岸。這。宗。游。戲。場。在。巴。黎。可。是。要。遺。笑。大。方。了。我。雖。不。自。由。却。不。肯。頽。喪。所。以。我。一。生。歷。史。純。粹。是。排。斥。專。制。尊。崇。自。由。歡。喜。的。是。在。曠。野。日。光。中。跳。躍。恨。的。是。坐。在。屋。子。裏。弄。偶。人。也。知。道。公。主。是。尊。貴。却。不。願。輕。賤。人。家。有。一。個。僕。婦。的。外。甥。寄。養。在。宮。中。我。很。喜。歡。他。因。年。紀。相。同。當。他。朋。友。看。待。常。和。他。說。道。我。們。同。是。個。人。不。要。因。爲。貴。賤。上。頭。分。了。界。限。我。雖。不。信。教。這。舉。動。却。合。了。耶。穌。一。切。平。等。的。一。句。話。如。今。入。世。較。深。反。不。能。像。小。時。心。地。純。潔。世。網。困。人。真。是。可。歎。我。哥。哥。比。我。大。七。

歲放學回來。同我們一起頑耍。我嘗和他。揸拳。擲袖。講究。決鬥。又在庭中。踢球。所以。我母親。常說。他有兩個兒子。

諾爾曼省好克脫地方。我們有避暑別墅。是臨海建築的。有一天子。我在那裏鬧了一個笑話。我因爲拘束的發慌。常說要逃走。那天我要到海灘上去。保姆只是不許。我氣不過。心想。今天總要逃了。到傍晚時。趁人不提防。就溜之大吉。出門之後。不知東西。只在街上亂走。初起。甚是高興。後來。乏了。餓了。天也黑了。不免慌張起來。世界上。衣食住。是要做工。換來的。因此緣故。所以。富的要驕。貧的要傲。賤的。弄得人。人不能自由。我却。那裏知道。忽然想起。街西邊莊上。有一個賣萍果的。老婦。曾到他家。去過兩次。我就尋到這老婦家裏。看見萍果。就擡一個。也不告訴他。是逃走出來的。後來。僕婦。尋了來。他們說道。不見了我。到處尋不著。知道逃了。但是料定。你沒有好多肚腸。一定到這裏來的。不道尋個正著。然而。已是吃驚不小。又央告我。不要對母親說。否則。僕婦們。可吃不了。我聽了得意。益發拿逃走嚇他們。誰知。上了當。看守

却格外嚴密。

我和姊姊到聖西安女教堂上學。是脫離家庭專制的初步。皇族中人沒有一個不愛裝飾。頭上珠的。翠的。手腕上金的。玉的。壓得人甸沈沈。介重。實是掬氣。我不肯裝飾。都說我性情孤癖。不合時宜。自從到了學堂。著著深藍色制服。和別的學生一樣。沒有許多累墜。却合了脾胃。休息時和同學在操場頑耍。更是合意。所以天纔黎明。就鬧著要進學堂。晚上歸家。已是倦極。晚餐纔畢。沒有離餐室。已睡著了。明天宮中。人都在黑甜鄉中。我就立逼著保姆送我學堂裏去。這是說我們在法蘭西時候。若在西班牙。可又要鬧公主的體制。請教習到宮裏來教我們。一定沒有如此自由。照此說來。我到要謝謝革命呢。

有一天姊姊戴了耳環到學堂裏去。先生說教會規矩不准戴的。伸手去扯。他一閃。却拉出血來。我大怒。幾乎要打先生。後來告訴保姆。保姆教訓我道。不要說是先生。就是平常人。亦不可打。我道。除非人不打我。我就不打人。保姆道。你是公主。誰敢打。

你呢。我就大大不樂。說道。如此豈不是永遠不能和人相打麼。如今想來。我那時真有點頑劣。天潢貴冑的女孩子。應當溫文爾雅。纔是倒說要和人打架。不成了笑話麼。

我的心思和身體一般的活潑。人家說我做事希奇。多不可解。其實世上的習慣。真不可解呢。我家僕婦大半不能讀書識字。毫無知識。開口就是鄰家鷄生蛋。不然就是迷信話。頭真是面目可憎。語言無味。要對他們談天。不如讀書。但是我歡喜的書又很少。家裏除了幾部高文典冊。就是聖經。那聖經叫人見了頭痛。只有一冊法文的魯濱孫絕島飄流記。和及而司 Jules Verne 幾冊游記。書中所述游歷冒險的事。我却愛讀。我所以不喜歡聖經。有個緣故。那聖經上面可疑之處很多。可怪。先生却不准我問。問了是要受罰的。有一次教堂裏女先生講創世紀。他說世界是造物主造成的。沒有造物主。就沒有萬物。我問那一個造物主。他如何造成世界。他說這事是神祕的。我們不能知道。我問既不能知道。這造世界的話是誰說的。他就發怒。

罰我休息時抄獵心。Pacine 的詩數頁。他們用這宗方法勸人信教。何能使我心服呢。可笑。我們僕婦也信教。信得不知所云。其實只是盲從。蠢人不知懷疑。所以一輩子沒有知識。我要說句過分的話。無意識的信教。像我們僕婦一般。正多著哩。還有一件可笑的事。信教人褲子上常有一個大袋。袋裏一個小盒。盒裏裝著聖像。記功牌。這是信教人必要的條件。我和姊姊褲子上都有的。他們常和這盒子接吻。說是能救他們一切災難。我不相信。且嫌他累墜出空了。袋裝餅到學堂裏去。家裏人因我不信教。讀聖經時不肯正襟危坐。罵我頑皮不恭敬。只合生在美洲。因美洲是新天地。沒有許多繁文縟節。所以他們如此說。我因想若能趁船到美洲去。呼吸新大陸的自由空氣。總比家裏好得多。

我的性情直爽。氣質粗豪。學裏先生和氣待我。給我高帽子。反不歡喜。又不怕罰。先生姊姊都壓我不住。教堂裏照例不准有鏡子。我用紙糊在玻璃窗上。引同學去看影子。先生懲戒我。說我有意犯規。我說照鏡子有什麼不好呢。我兩個姊姊在教中。

有了享聖餐的資格。母親領了到教皇那裏宣誓。教皇說我頭髮好。眼精藍。像小天使。也給我享聖餐。回來之後。先生聽說我也享聖餐。就教訓我。說你資格不到。是僭越的。你自己要知道。我道。不知道。便怎樣。難道教皇是錯了麼。他們却嚇得不敢則聲了。

人家說我母親不知愛惜金錢。浪費浪用。轉眼就不能過活。我聽了。大得意。就裝做教書。教圖畫。去賺錢的樣子。常和我姊姊說。將來出去自謀生活。如此這般。我以為。在衆人中。去競爭做事。各適其適。纔不辜負了天賦的心思耳目。他們安富尊榮的人。笑我孩子氣。其實他們甘心做廢物。那裏知道這當中有樂趣呢。

我們住在巴黎時節。常常到哈弗旅 Havre 去看我祖母。不是說我們貴族的血都是貴的麼。但我祖母却不是貴族。他是西班牙王非地難多第七 Ferdinand VII 的皇后。名馬利亞 Maria Cristina 因為寡居後。和一個侍衛結婚。失去他的尊貴。爲人聰明有決斷。我最佩服。單表他嫁侍衛的緣由。有一天。我祖母行過德馬里山中。

天熱忽然鼻衄起來。侍婦的手帕都揩溼了。血還不止。隨手向騎馬的侍衛手中要了一塊揩過之後。還他。這侍衛將手帕吻了一吻。藏在懷中。我祖母却覺著不妥。舉眼看時。只見他雄姿英發。却是一條好漢。回想自己。不該向這人要手帕。不覺羞澀起來。一時。不好說什麼。有個侍婦就說。這人怪可憐的。明日就要發配到古巴。或是菲律賓。去大約這人人緣很好。所以侍婦有替他乞憐的意思。所犯何罪。却說不明。白。祖母聽了。却也躊躇。明日查明。不是什麼緊要罪名。祖母就用皇后的特權赦免了他。後來不知怎樣彼此有了情愫。他老人家却做出破天荒奇文。犧牲了皇后的尊貴。與這非貴族的侍衛自由結婚。照西班牙的成例。可不能夫以妻貴。結婚之後。就同後夫到哈弗旅居。住做了尋常百姓。這舉動自然非禮。但他是我嫡親的祖母。又極歡喜我。所以不免阿私。所好總不以爲不好。就算是慚德。畢竟沒有連累他人。不比病民蠹國遺臭萬年。又何必替他諱飾呢。

我父親名法朗西士。Francisco 是革命前國王同我母親是中表兄妹。軀體短小。

性情恬淡。寡言寡笑。拘拘于禮節。革命後不與聞國政。頗能怡然自得。大有視富貴如浮雲。棄王位如敝屣的氣概。有時住巴黎。有時住依賓納邸第。同我母親結婚。是爲貴族的關係。不全爲感情。伉儷如何。我年小不得知。但我們父子之間。蹤迹是疎遠。見面時不過照例問安。就是母親對待我們。也是皇后體制。不是慈母身份。總覺尊而不親。所以我終竟贊成做百姓呢。家庭之間。最親愛的就是我哥哥。他不迷信宗教。精神活潑。歡喜運動。同我最合脾胃。我最初讀書識字。都是他教的。可惜他在學裏。不能常和我在一起。他先在維也納大學。後來又入倫敦陸軍大學。後來就回國做君主了。

我常說法國話。不大說西班牙話。我母親不會說法國話。談天很費力。流寓在法國時。母親常常接見本國政治家。他們說的。我亦不甚留心。母子之間。除了晚餐時和禮拜日。幾乎沒有見面時候。因此益發隔膜。但是天倫之樂。雖不如人。却養成獨立性質。我曾經不靠書籍的勸誘。自己提高眼光。舍小的近的。而圖遠大。惜乎未能如。

願。若。無。二。次。革。命。我。不。回。本。國。做。貴。族。操。何。職。業。雖。不。可。知。有。自。衛。的。技。能。是。靠。得。住。的。

二次革命卒然而起。實是夢想不到。那時我纔十一歲。正在發憤。預備將來在社會立腳。忽然母親召我們去。說哥哥亞方朔已被舉爲西班牙王。以後可以恢復我們固有的地位。我們須預備著回國。可是你的舉動須要小心。地位不同。不能仍前那麼放誕。我唯唯應著。見母親歡喜。我也歡喜。但照母親吩咐。却將我磨拳擦掌的興致。全個兒打消了。教堂裏先生聽了。只個消息。頓然待我們更謙和些。同學也熱鬧了許多。祝賀我們前途的幸福。但我却像不知金錢用處的女郎。驟然襲了巨產。反覺得不知所可。這時西班牙人到東宮來的絡繹不絕。反對我們的共和黨人。和放逐母親的幾個主動人物。也都來了。可怪母親待他們極謙和。他們又極恭敬極恭維。像是向無惡感似的。如今飽嘗世味。這一點玄妙。自然明白。但當時可真不知葫蘆裏甚藥。只是納悶。不過想到回西班牙。可以和哥哥在一起。却甚得意。要知道我

們若何回國。下文再詳罷。

好景當前。隨意流覽。祇覺怡情悅目。忘却道路遠近。等到興盡回頭。只見來時途徑。在蒼蒼翠微之間。自己可要詫異起來。人生在世。就是這個話了。我從法國學堂裏。平民學生的地位。平空做了西班牙皇族。前後處境。判若雲泥。回首前塵。那得不感深今昔。歸國首途之日。就有許多西班牙命婦。長途跋涉的。到巴黎來迎接我們。其餘抱著自利主義。前來攀龍附鳳的。更不計其數。後車數十乘。從者數百人。還沒有出法蘭西國境。立刻鬧起皇族排場來。咳。炎涼異致。原來只在反手之間。

到得聖及痕海口。聽說停泊著西班牙戰艦一艘。是政府派來迎接我們的。遠遠望去。只見廣場上面。水軍擺著隊伍。鮮明的旗幟。在日光中招展。耳朵裏聽著禮礮隆隆。介響個不住。當這情景。我們保姆。比主人還要高興什倍。普通人情多半是因。人而熱。只也難怪他們。皇族中人。觀瞻所係。一舉一動。都要做出莊嚴尊敬的樣子。因此緣故。我却大大失望。一步不能多走。一句不准多說。除著家族之外。談話也有禁

令所有來謁見的人。無非千篇一律的恭維話頭。而且做出足恭的樣子。教人看著也是喫力。就是在船上。也不能隨便散步。去看水手們做事。祇可住在特備的御室裏面。或是到站班侍衛住的所在。但是彼此不得交談。我們處境大約像下級軍官。受著軍律束服一般。平民自由。可是一點沒有。若是到甲板上走走。就要傳呼侍候。纔出室門。一羣人來擁著。尋常吃飯。自然是食前方丈。態度却要如對大賓。但有一件差強人意。因那御室裏容不下許多人。他們替我另備一臥室。到是很空曠的。不多時到了祖國生湯佗海口。他們開一個歡迎大會。把我頭多鬧痛了。當我們進城的時候。坐的是四匹馬拖的敞車。車前是荷戈執戟的侍衛。再前面是身著軍服的大臣。前呼後擁的是馬隊憲兵。走過街上。我向前望去。只見日光中。密陣陣的紅黃色旗幟。別的都不看見。馬路兩旁。接踵駢肩。只見萬人攢首。有在樓窗上的。有在露臺上的。甚至於有爬在屋頂上的。當我們車子過去。兩旁的花球雨點般擲來。這是表示他們的歡迎。但那花球因為要趁手擲得遠。却很有點重量。我們只得用蔭

日傘來遮擋。忽然花球之中夾著會飛的白鴿。白鴿腳上繫著長線。我就明白。這是要格外討好。所以想出與眾不同的花樣。又怕白鴿逃了。所以用線繫著。我看見白鴿就立起來捉。母親向來不怕什麼。驀地看見白鴿。却嚇得喊起來。這可是他們拍馬屁拍到馬腳上去了。他們看見我捉白鴿。益發得意歡呼。白鴿也來得格外多。西班牙倘能長長如此。豈不大妙。可惜做不到。況且初次革命時驅逐我們出境的。不就是這般人麼。翻手爲雲。覆手爲雨。難道這歡迎還有半點誠意。不過把我們當做傀儡搬演罷了。想到這裏。却令人寒了半截。

我們最先到的所在。是國家教堂。有許多有名人物。在這教堂裏歡迎我們。這時候喧譁頓寂。只有洋洋盈耳的音樂。主教穿著禮服。立在教堂門口恭候。有四個小教士立在他身後。撐著華蓋。這華蓋可是教會中極尊貴的體制。尋常人不能用的。但母親姊姊和我。下馬車後。就立在這華蓋下面。大約以爲我們也有點神聖氣味。前面引路的是軍樂。後面跟著的是憲兵。中間護衛的是教士。都手執香燭。簇擁著由